



论“妻还是老的辣”

□谭岷江

这是我读中师时发生的一件趣事。

第二年秋季期末考试，考《文选与写作》课时，在光线并不太好的教室，我拿到卷子，便照例通观了一遍，尤其重点看了后面的作文题。不过，看到作文题目，我立刻惊呆了：居然是《论“妻还是老的辣”》？会不会我看花了眼，而是“姜还是老的辣”呢？

我认真地再把试卷旋转了三百六十度，仔细左看看右看看：不错，真的是“妻”而不是“姜”。饶是我最喜欢写作和文选课，也有些丈二的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，任课老师是一介名流夫子，最喜欢出一些新颖别致的作文题目，让我们天南地北、海阔天空地胡扯练笔。但是，我们当时不过十六七岁，何况当年还是比较保守的年代，老师居然出了这么开放的题目，我有些不相信。

我思考了一下，决定向监考老师举手提出疑问。监考老师站在讲台上，过来看了看，却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不肯念作文题目，只是很认真地说：“考试前，我们开了考务会，你们任课老师专门说过，这套卷子没有错，是从成都一家师范学校拿回来的原卷。”

这可有些难度啊。我连恋爱都没有谈过，最多不过有对心仪女同学的单相思，怎么写？好在我是神奇的双鱼座，脑洞大，想象力丰富，很快便洋洋洒洒地完成了一篇八百字左右的作文。

考试结束，我们一群同学便在一起讨论这高难度的作文题。或许由于试卷的字号太小，大多数同学都说：“本来就是写的《论“姜还是老的辣”》啊，你们为什么要看成《论“妻还是老的辣”》？”然后又说：“哎呀，那我们真的是写错了，这试卷本来就那么难，我们又没审好题目，那这次肯定不及格了，没想到老师这么点子刁钻，何苦这么难为我们这帮年轻人？”

几天后，《文选与写作》期末考试分数公布，全班同学居然全都及格了。任课老师公布成绩时，笑了起来，坦白地说：“因为‘妻’‘姜’两字特别相像，这次作文题目，还真是打字员选字模的时候选错了，我看了三四次，也没校对出来。”这也难怪，那时正是冬天，天色灰蒙，光线不强，打字员年龄有些大了，便把字看错了。

老师随后说：“无论是写《论“姜还是老的辣”》，还是写《论“妻还是老的辣”》，只要写得好，都打了高分。”他还特别表扬了我，说我是全年级两个班100多名考生中，唯一在作文中“妻”“姜”兼

探寻马尿水

□向军

停好车，一抬头，一挂飞瀑与我世俗的目光撞了个正着——噫，马尿水！

此乃金佛山腰。

两小时前，久违的丁兄突然来电，以毫无商量的口吻叫我马上出门，一起到山上找个清静的地方，晚上喝点小酒解解闷、吹吹山风乘乘凉。

说走就走。我抓起电脑包，胡乱塞了一件T恤和一本杂志，一屁股坐上他开到小区门口接我的坐驾……

据当地村民讲，传说很久以前，金佛山北坡一山洞里，住着一匹即将成精的野马，常趁夜深人静时下山祸害庄稼，乡民深受其苦。起初，青壮男子自发组织，每天半夜轮流敲锣打鼓追赶，时间一久，此法不再奏效，家家户户便凑钱凑粮，借传统节日，宰猪杀羊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，祈祷上天保佑。乡民的虔诚感动了玉皇大帝，派出天兵天将除害，桀骜不驯的野马奋起反抗，被一刀斩为两段，顿时野马身首异处，生命完结时马尾还在撒尿，天长日久，就形成了如今的独特景观。

虽是传说，但从眼前的山形看，旁边酷似马嘴的山头，与流下瀑布的马屁股，确有某种只可意会的关联。当地人也不知从何时起，根据马撒尿的情形，习惯性地称之为马尿水。

离晚餐时间尚早，我和丁兄徒步前往瀑布下方，试图探寻传说的蛛丝马迹。许是天干物燥的原因，弧形岩线中间流下的银色链条，下坠到十多米，便被风吹冷掠来的风吹得四散，银色链条隐断于绝壁。灰白的岩面，在水雾缭绕下，像极了街头为生活奔忙而焦虑、疲惫的汗湿面庞……瀑布下的承水潭和下游的溪流早已干涸，瀑布下方的车道布满灰土，行走其上，风尘仆仆，举步维艰。好在，偶尔随风飘来的水汽，让人神清气爽。

也罢。我们抢在太阳下山前，回转到农家乐，择了院坝边的一张桌子，点上几个家常小菜，索了几杯山果泡的酒。在霞光映照下，在凉风吹拂中，伴着马尿水的悉悉之声，轻酌暮色，浅尝菜肴，久话夜语，品味无尽的乡村魅惑。醉了，卸下一身困倦，在静谧的夜晚安然入梦。

因为凉快，也因为放松，更因为暂时忘却了都市的喧嚣，我一觉睡到大天光。遗憾的是，由于睡得太过安稳，当晚，没有梦见传说中的野马。

晨起，媒体人的好奇心驱使我俩和丁兄钻进密林，沿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徒步上山，去寻找马尿水的源头。当我们手脚并用，酒肉堆积的油腻躯体臭汗淋漓时，当我们伫立于山风呼呼的悬崖平台时，马尿水的景致一览无余。

马尿水瀑布的落水口，处于金佛山中部的岩线上，岩线

顾、古今转换的考生，且开门见山，写得文采斐然，连学校里的几位老夫子都说写得比较好。

对了，我那篇作文的开头，高度类似于后来网络上讲的那个清末考生写《项籍与拿破轮》的段子（项籍力拔山兮气盖世，何况拿一个破轮子乎），其大意是：

“四川女将泼辣，年轻的妻子都非常可怕，何况是年老的妻子呢？”

现在，我也渐渐趋向变老成为“老夫”了，但我真的希望，我们这些年龄段的人，任由时光匆匆流逝，身上只能留下岁月和时间积淀成的皱纹与印记，而不要真的变成老辣，特别是不要变成凶辣和泼辣，尤其不要变成那些在地铁上拿着架子的老人，动辄打着尊老的幌子，随时绑架上下班同样很辛苦的年轻人，非要他们让座——年轻人这么累，我们这些有退休工资的老人，就尽量不要在上下班时间去凑公交和地铁的热闹吧，如果非要去挤一挤这些城市间为更多人服务的行走的大众“宝马”，那么适当站一下，看着身边的年轻人坐着打盹，就像回顾我们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，像长辈怜爱地看着我们的孩子和孙辈，这注定是我们进入老年时代后，岁月和生活赐予我们的一种泼天的享受与幸福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下是瀑布和溪沟，岩线上是山顶。岩线和山顶之间的几个小分岭汇成一条溪流，溪流窝凹处筑坝，拦成小型水库，水库有口，引水入溪，溪流到达岩线边缘，突然坠落于绝壁上，遂成壮观的马尿水瀑布。

沿着马尿水流下的方向放眼望去，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脊上，一根根庞大的风电设备傲然挺立，不停转动的扇叶，在烈日映照下熠熠生辉，工业文明与乡村振兴的音符，在乡间五线谱一样的山峦快活律动，与山下的高速路和蜿蜒的乡道相映成趣。山里山外，沟壑平坝，一派欣欣向荣之景。

此情此景，我折服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也赞叹恰到好处自然杰作和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。

不过，我更为冒失造访和贪婪溯源马尿水变得有些后悔——在奋不顾身地探寻美景时，应该学会浅尝辄止，留些许念想和遗憾，这才是真正的美。因为，一心向往的东西，在追求的过程中，若剥离得暴露无遗，使其失去神秘面纱，美好传说被一一打破后，留在心底的，就不再那么弥足珍贵了。

因急着返城上班，我无法沉湎于马尿水的美丽景致。下山时，我突然认为，马尿水这个地名很是俗气！旋即，我又作出否定：只要是人，都无法免俗。正如我们离开南川时，还入乡随俗，特地绕道去吃了一顿方竹笋宴一样。俗，是与生俱来的，不能因为所谓的雅而装腔作势。那样，才是真的俗不可耐。

罢罢罢，谁能在雅和俗之间，画上一条明晰的界线，且能做到游刃有余？换句话说，俗到极致，便是雅，而雅到极致，则变成了俗，而真正能达到雅俗共赏，才是一种境界。孔子曰（《论语·雍也篇》）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亦包含此意。

喝了酒，乘了凉，观了景，吃了笋，随了俗，一天一晚，过程充实，都市职场上那颗浮躁的心，不觉也就宽也，静也。

马尿水，俗得诱人，俗得让人无法忘怀。有机会，我还想去，去弥补内心缺失的雅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罗婆婆和她的村庄

□姜义华

罗婆婆的家住在东北面的山湾子里，郁郁葱葱的后山坡松柏相间，杂草遍布，房前有条小溪经过，清澈透亮的溪水响个不停，为这个地方增添了很多灵气。

除了溪流，罗婆婆门前还有很大一片空旷的土地，中间有一个小山堡。今年暑假，我租了她家一间房，与她做起了邻居。她有二子四女，长子已去世多年，四个女儿都出嫁到了其他地方，小儿子的家与她的房子并排，由于长子去世时孙子孙女小，长媳又改嫁，她便拖着两个孩子长大，孙子结婚后为了生活去了远方打工，孙女也结婚去了外地，偌大一排房子就只剩下她和小儿子，显得异常冷清。由于惧暑，我选定她家二楼度热。她对我的到来感到非常意外，多次问我怎么会来这里避暑。我告诉她这里山清水秀，幽静雅致，是个休养的好地方。她似懂非懂，脸上写满大大的问号。

她和小儿子共有七间房，是一栋连排砖混式二层小楼，很是气派，坝子很宽敞，安装有三盏太阳能灯。我经常见她一个人孤坐在藤椅上，目光呆愣无神。院子中几棵在阳光中挣扎的小草，在微风的煽情中左右摇摆，似是孤寂晚年的缩影。

这一切都是沧桑岁月和社会发展所赐。许是她的生活刺激了我，我仿佛看到了若干年后自己的影子。抑或是她让我联想到了独居的父母，我对她充满了怜悯之情，总是在午后或傍晚陪她静坐，陪她拉家常。她肤色如土，手臂和小腿在她无意中拉起衣袖和挽起裤管时，暴起很粗的青筋，像老树身上缠绕的古藤。

她会给我自种的黄瓜、四季豆和糯苞谷等，有时也分享一些水果，她很开心地告诉我某个孙子买来的。我也会拿一些零食给她，并关心地问一些家里的情况，比如庄稼长得好吗？孙子们在干什么？这样的时刻，她的眉头便会舒展，天气也会变好，好到你希望时光停下来。

尽管我经常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待在自己的世界中，怀疑我与她的交流，到底有多少情分。我还是愿走出房间，与她并排而坐，俯过身去听她诉说，听她叹气，听她排遣孤独。也许是她让我变得真实、变得满足、变得安宁。但是这样的日子久了，我的心反而躁动起来，我知道在那道苍老的身影背后，有着与我一样的无限的茫然、空虚、孤独和无力。宁静的村庄，满目的葱茏其实并不美丽，那些大多是无人耕种的荒凉，那些拾掇土地的人们，往往是蹒跚佝偻的。我想如此这般地与罗婆婆相伴，只是因为村庄行将就木，我不得不在即将消失的村庄中与过去作无奈的告别。

这是当下农村的现状，当工业化的号角在城市中响起，土地再也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向往之后，青壮年们选择离开了村庄，乡里沉寂了，像罗婆婆这样的老人也许是这里最后一批守望者，站在院子前的土堡上，我的心在炽热的七月被揪得生疼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